

谒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朱凤鸣

金秋十月，大巴车载着我们太仓作协文学交流采风团一行，在皖南山道上蜿蜒穿行，满目是青翠的竹林、苍劲的松柏、清澈的溪水，还有零星的金黄稻田。9日下午，我们谒拜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泾县县城西北侧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占地面积20.5公顷。陵园建成于1990年12月，1991年元月对外开放。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陵园由主题广场、神道、纪念广场、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雕塑广场、皖南事变陈列馆组成。

进入纪念广场的神道长五十米，正对着由两个石洞形成的神门，神道的台阶宽度逐步缩小成梯形，从视觉上延伸了神道的长度。神道共九十级台阶，分成三个层次，寓意当年九千新四军将士分成三路纵队北上抗日。神道的两侧是“皖南事变雕塑走廊”，以“话别北上”“血战”“百妇崖”“慈母情怀”“掩护”“突围”等六个动人的场景，真实地反映了皖南事变的事实经过。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

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团结抗日大局，决定将驻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奉命率军部暨部队九千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拟绕道苏南北移。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当局预伏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自卫。激战至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仅约两千人相继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害。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悲壮的一页。

神道上的“百妇崖”雕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皖南事变爆发后，有七位新四军女战士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她们结伴而行辗转来到高坦村后约四五华里的百丈崖附近隐蔽。她们边躲边撤，与敌人在山上周旋，最后来到百丈崖的顶峰。国民党大肆搜山发现了这七位新四军女战士，便迅速围追了上来。望着

眼前黑压压的敌人，为了维护新四军战士的威名，为了不受国民党兽兵的凌辱，她们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投向敌群，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解放后，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七位新四军女战士，将百丈崖改名为“百妇崖”，又叫“七女崖”。

神道上的“慈母情怀”雕塑让我十分感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云岭、中村、章家渡、北贡、茂林等十几个乡镇尤为严峻。特务、还乡团到处乱窜，搜捕新四军伤病失散人员以及新四军家属、地方干部。皖南人民为了掩护亲人子弟兵，面对白色恐怖，将生死置之度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云岭，有位老大爷接受了新四军托付的不满两岁的男孩，国民党顽固派得知后，把他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交出这个男孩。老大爷为了保护革命的种子，毅然将自己的小孙子交给了顽固派，眼睁睁地看着小孙子被活活烧死。革命母亲曹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吃尽了千辛万苦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突围，将四个儿子全部送到部队参加新四军。皖南人民，不愧为新四军的慈母。

纪念广场上有周恩来同志为皖南事变的手书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有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5月13日亲笔题写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碑墙。皖南事变陈列馆采用泛场景手法和声光电多媒体技术，逼真而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七天七夜悲壮战斗的场面。

在皖南事变陈列馆前的雕塑广场上，有一座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四人雕塑，背靠苍翠的松柏，四人面容严肃，目光坚定地正视前方。我在四人雕塑前久久凝思，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经过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终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换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我作为出生于新中国，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应当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又作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感到无比的自豪。

诗二首

□顾利琴

紫薇树下——物理学家吴健雄墓园记

树是父亲植下的
百年风雨 百年花开

树是精灵凝聚的时间
父亲走了 您也走了

地球的另一端
您的大半生
使夜空多了一颗明亮的中国星

接受全世界崇敬的目光
您微微地笑
恰似紫薇花盛开

安静，只有墓前的水柱滚动
还在述说科学、真理

您恬静地安眠
在故国的紫薇树下

应该听见了吧
父亲的喊声
——薇薇

注：薇薇 吴健雄乳名
吴健雄、袁家骅合葬于太仓浏河明德校园内。明德学校为其父所创建。

时光之镜——访吴梅村

东临长江古老的小城——太仓
四百年之前你生长的故土
仅存的张溥故居一角
四方天井里的桂树还在
你布衣长衫的身影偶然隐身于那片白云
让天空挂着诗意
致和塘上的皋桥
依旧对着明月和清风
曾载负你满怀的国事和载不动的乡愁
“白头风雪上长安
短褐疲驴帽带宽
辜负故园梅树好
南枝开放北枝寒”
只有时间是唯一的使者
岁月沉淀
梅花又开满了庭院
高屋冠盖
江滩的潮汐依旧往复
你纸纹中的离乱
翻阅时依旧发着疼痛的恸声
吴梅村——诗人，你是最响亮的称呼
在汉语历史的长河踽踽独行
满携孕育你的土地中的日月风华
如今的太仓——从江南的锦绣中出航
以与世界融合自信
呼应故子、呼唤美
依然有人抚摸那面隐隐作声的鼓
那把历经风霜的琴
梅村体，每一个不死的音节
都被世人温柔以待

注：引自吴梅村《临清大雪》

徽州女人

□何庆华

她把一辈子都放在这高墙深院了。
灰黑的院墙，早已斑驳，露出的纹路，千奇百怪，有的似龟壳、似树轮，有的似八卦、似掌纹。我在寻找，哪一滴是她洒湿枕畔的泪痕，哪一缕是她青丝转白发，哪一串是她抛起又落下的铜钱。
墙头似有一匹匹马头，那是她梦中的男人归来骑的么？那一顶顶大屋顶脊吻，直指青天，正吻、蹲脊兽、垂脊吻、角戗、套兽……哪一个是她和梦中男人的吻呢？

徽州女人啊！
墙高得不能再高，窗小得不能再小，只有一个天井，也是阴森潮湿狭窄，徽州女人只能在窄井里观小天，仰断脖子盼那南归雁。
“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阻暗凝愁，疏帘到晓檐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这是一个徽州才女的啼泣，这是无数徽州女人的悲剧。

从十三四岁，到人老珠黄，有的一世夫妻只有七天。每一座徽州古宅都有一个默默奉献一生的女人，她们含辛茹苦地活着、等着，死了也要变成那一座座贞节牌坊，“旌表德行，承沐皇恩，流芳百世”。石头的牌坊，每一刀每一刻都交织着血和泪，诉说着徽州女人坚韧无奈凄凉的一生，撑起了一片徽州的天。

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去看那些民居、祠堂和牌坊，看三十六天井、七十二槛窗，看层楼叠院、高墙翘角、门罩窗楣、四水归堂，我只有静静地倚靠白墙，闭目静听……

一只麻雀飞过如古堡的高墙，一片树叶偶然飘落在天井中央，它们和女人一样空守在这里，十年百年，只要房不倒屋不塌，徽州的旧梦里旅游鞋踩过，高跟鞋踏过，热闹过，冷清过，这个梦就很美，就不会醒来……

徽州女人啊！

墨妙亭·老城厢投稿邮箱
292537831@qq.com

莧萝

□吴文君

被小鸟唤醒的清晨，我曾在窗边望着桂花树沉思，也曾在花坛边与莧萝深邃的眼睛对视。掠过花坛里的风，吹得正好，不热烈也不悲伤。我曾俯下身子，向每一朵开在铁篱笆上的莧萝认真表达我浓烈的爱与期盼！在被隔绝的空间里，我可能显得愚笨及悲伤，但你坚强的眼神以及裸露出来的柔软，让我仿佛也正在被阳光温暖着，荒芜的天空骤然明亮了，不刺眼刚刚好，晦涩的脸庞瞬间被明媚淹没。

曾几何时，气温下降了许多，我们太过于执着时间的秩序，被迫囚禁在悲伤中，如同一只折翼的飞鸟，在暮色消沉的秋日岔道里流亡徘徊，渴求重新在蓝天翱翔，追逐心灵的音符。秋日搅碎了光阴，群鸟不知所踪，我们佝偻着在布满尘埃的缝隙里啃食湿漉漉的遗憾和即将腐烂的黑色水草，也都在这个世界里静默，品尝时间的孤独，倾诉无声的躁动与呼唤，但唤醒后还是沉沦于虚无的淤泥里哽咽爬行。

你说只要贮存阳光雨露，小小花坛也会拥有斑斓色彩。现在的你长势甚好，成功蕴育出最灿烂的笑容，融化了日积月累的坚冰，不停地种植温暖、流泻乳汁，让亿万年前注定的宿命在此落地生根发芽。一串串火红释放了我灵魂最深处的颤栗与疲倦，从迷离的黑洞突围，得到一缕微光向阳而升。光影的时间在轮回里涤荡，我终于在你深情的眼眸里找到了归宿，被温柔所牵引。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过去的，都不需要重新定义。闪电劈开苍穹，飘散的力量和血液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疲惫的呻吟慢慢消散。我用力撑开瘦弱的双臂，抱着深蓝色的梦，接受你所有的馈赠，共同领略尘世美丽的变奏。

漫长黑夜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下远去，无声的你明亮安静，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暖意正在苏醒，渐渐遍布全身，一路上陪伴的满眼都是金黄色的瞳孔，世界仿佛微微摇晃，时间终于重新被洗涤，昨夜残留的雨滴熠熠生辉。我努力确认你本来的模样，和我的想象完全一样，恰到好处。太阳冉冉升起，多么美好，当我的手轻轻触碰你湿润的嘴唇，寂寞抽离，世界陡然变得香甜，我愿站在花坛边，每天爱你一次，轻轻的暖暖的。

蓝天微微发烫，跌跌撞撞的我在你的柔情里收拢残缺的翅膀，在不同的时空里穿越相遇，步履蹒跚中重新学会了站立。点燃爱的烈焰，不惧怕消亡带来的恐惧，在疼痛的反复炙烤中重塑一个完整的纯净的自己。绵延的钟声弥补黑夜的漏洞，希望在心头不停流淌，星星在篱笆上快乐行走，所有的悲伤都沉在水底，永远不再出现。剥开阳光的糖纸，甜蜜照亮恍惚的世界，碾碎寂寞，清脆的歌声到达我悠远的记忆，冰封的爱意逐渐苏醒，鲜红的花骨朵占满整个心田，缺失的一隅终于被弥补。我们决定不再寻找那些虚无，一起积攒阳光和隐藏的平平仄仄，消融悲伤的黑褐色外衣和时间难愈的疤痕，撒下自由梦想。当泪水凝结成彩虹与诗歌，你我在多维时空里不停地碰撞青春，从而幻化出更丰满的羽翼，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前的好天气。我们畅快呼吸，卸下身体的重量以及厚厚的悲戚，与卑微和解，迎着风雨轻盈跳跃，叮叮当当，交叠着温暖的微笑和幸福感恩的泪水向天际游去。



祖孙乐 谢海涛

乡村记忆之卖薄荷油

□李 楠

那时奶妈正属壮年，年富力强，意气风发，走在路上脚步铿锵有声。从她家到县城，要穿过我家所在的毛家市北街，我俩走到我家街面时，我突然弯腰加速冲了过去，目的是不让家人发现而阻拦。走过后她大笑，“你这小赤佬忒聪明了”。过了小镇，便走上了到县城的大官路（当时农村一米左右宽的步行大道），她说：“现在开始我们各人数数走过的桥的数目，回来时核实，看谁数得准。”记得毛家市到太仓俗称12里（华里），最终她说是共12座桥，我说是13座桥，其误差可能是在毛家市镇上的两座中桥上。江南水乡名副其实，平均1华里也就是500米左右就有一条河流，那就一定有一座桥，当然随河流的宽度不同，桥有大有小，其中一座有名的“流顺桥”是明代所建的半圆花岗岩拱门建筑，现已作为太仓市文物受到立碑保护。进城后经过的卖秧桥，当时桥面为木质，能通行自行车和汽车，是城里最现代的桥了。当下，经过多次翻修，已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两侧为仿玉石护栏，刻有美丽的花鸟浮雕，宽阔漂亮，古式又经典，是县城的一个打卡点。

我们进县城到北门街收购站，卖掉薄荷油，已是中午时分。因为这笔不菲的收入，进饭店犒劳一下自己，是农民们一年里少有的几次享受。奶妈说：“阿囡，到饭店吃什么？你点吧！”半大不小的我深知她家的日子不易，所以弱弱地说：“吃面吧。”“好！饭店的面比家里的鲜多啦。”结果她要了一碗焖肉面，一碗爆鱼面，我们俩分着吃，每人半块肉半块鱼，应该是有肉又有鱼的大餐了。记得共花了五角钱，要知道当时这是四斤大米的价格了，平时哪能舍得这样的花费呀？

吃完面，我们到一南货店，奶妈说：“进城了，又有点钞票，买点东西

吧。”最终她给奶爹买了个挠痒痒的老头乐，还给未圆房的儿媳妇买了几尺大花布，给自己买了常州产的篋子。“你要什么？我的小儿子。”她冲着我 说。“我什么都有，不要买了。”“你叫我姆妈，给儿子买东西天经地义！”最终她买了一块鞋面布，说是回去给我做 双鞋，我故意笑着说：“甬谢你了。”

回程路上，稻花香，棉田翠，蝉儿鸣，蝶纷飞。夏末初秋田野，如同我们母子俩的心情一样，宽阔舒畅，辛勤的劳作换来满满的喜悦，我连蹦带跳，她笑声朗朗。

小路沿河的牛车棚里，只见长着两只下巴尖角犄的老水牛，带着眼罩，围着牛车盘在不紧不慢地负重转圈，不大的水斗出口处，哗哗的水流，流进水沟，进入稻田。我错开牛身轻轻一跳，趴在转动的车盘上，随车转了一圈，还不等奶妈惊叫，我已哈哈大笑地跳下来。又走了一阵，见一人力水车上，两位中年妇女哼着听不清的小曲，脚踩带动主轴转动的木墩，双手紧扶胸前的横空竹竿，水流如同牛车盘里的水斗一样滚滚而出。那时，我在奶妈家刚学会踏水车，所以见这情景便主动喊：“姨，我来踏一会儿。”她们果真停了下来，我替其中一人踩了一会儿，谁知左侧阿姨突然加速，我的双脚没有跟上节奏，结果只能双脚悬空，双手抓牢车头前的横杆，全身晃了起来，来了个俗称“吊鳗鲡”的亮相，他们三人哈哈大笑。快乐的一天，似乎在毫无累意下愉快地结束了。

老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六七十年前的那天历历在目。那似箭的光阴已远去，但那箭上的明亮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心田中，梭子的轮回转个不停，然梭子上的线头一直牵引着奶妈和我的深深情感。